寶奎堂集

寶奎堂集卷十

上海陸錫熊耳山撰

炳燭偶鈔二十九條

戾太子傳宣帝初卽位議置園邑以湖閺鄉邪里聚爲戾園長安白亭東爲戾后園云按時尊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其後八年始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三百家於文但當稱戾夫人冢而已稱戾后園者史蓋據其後之定稱者而書之非當日有司所奏之原文也

范書伏湛傳湛封不其侯傳爵至六世孫質官至大司農質卒子完嗣女爲孝獻皇后曹操殺后誅伏氏國除伏皇后紀亦云父完襲爵不其侯是完爵本世封與東京一代相終始而獻帝本紀載建安元年封伏完等十三人爲列侯則又似以功特封者殊參錯不合熊方後漢年表既於不其侯伏湛下歷敘傳國世次而又別出列侯伏完一人蓋亦承此文而致誤也又按宋皇后紀建寧三年爲貴人明年立爲皇后父酆封不其鄉侯李賢於伏湛傳宋后紀同注不其縣屬琅邪郡計靈帝建

亶中正當完父質現爲侯之時而復以其鄉封宋鄧兩侯同地同號他處未見有此當再詳考

金史凡涉元初事皆稱大兵大軍其錄當時奏疏及叙述君臣問答語亦多稱元兵爲大兵而列女寶符李氏傳乃云當赴龍庭卽自縊死龍庭字本指斥之詞雜採他書獨未刊削

漢書高后紀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爲太子何屺瞻云名之名爲皇后所產子也是少帝非劉氏乃大臣既誅諸呂從而爲之辭耳以其能匡漢祚立太宗功既大故

後世不之求備云云按何氏此說未審據本紀此所謂後宮美人子名爲太子者乃呂氏先立爲帝至四年以母死出怨言被廢幽死其餘稱孝惠後宮子者尚有六人呂后二年所載立强爲淮陽王不疑爲恒山王宏爲襄城侯朝爲軹侯武爲壺關侯者是也不疑先卒卽以宏爲恒山王少帝廢後遂立爲帝而朝繼爲恒山王强亦先卒而武繼爲淮陽王嗣又立皇子平昌侯太爲濟川王當平勃誅諸呂時所稱孝惠子者尚有宏朝武太四人故本紀謂大臣相與陰謀以爲少帝及三弟爲王

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此少帝乃指宏與呂氏名爲太子先立爲帝旋被廢死者非一人且諸侯王表內班氏亦已明言强不疑皆高后所詐立孝惠子矣何氏謂當時大臣從而爲之辭非也疑先立之少帝或實孝惠後宮子而名爲張皇后子至其餘諸子則皆呂氏子而詐以爲後宮子者耳

漢官制郡曰太守王國則曰內史然漢書列傳所載王國亦得稱太守陳萬年子咸傳徵爲諫大夫復出爲楚內史北海東郡太守而翟方進傳則云陳咸擢爲部刺史歷楚國北海東郡太守此內史與太守可互稱也又

梁平王襄傳睢陽人犴反與睢陽太守容俱出同車犴反殺其仇車上亡去睢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拔梁自孝王以來皆都睢陽是睢陽太守當即梁國內史但內史與相中尉同爲王國長吏既云梁二千石則內史已在其中且犴反爲睢陽人太守何不自逐捕而以讓梁二千石於情事頗不可解竊疑當時憲王欽未封淮陽尚爲漢郡睢陽太守或當爲淮陽太守以睢陽人句相近而致誤亦未可定耳睢陽梁國淮陽陳國後漢志皆徐州刺史所部

隋書食貨志開皇中杞宋陳亳曹戴譙潁等州水災天

子開倉賑給前後用穀五百餘石案文當作五百萬餘石疑脫萬字

後漢書張酺傳酺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敖之後敖子壽封細陽之池陽鄉後廢因家焉按前漢張耳傳及侯表高后八年四月丁酉封張敖前婦子二人壽爲樂昌侯侈爲信都侯孝文元年廢地理志信都縣屬信都郡樂昌縣屬東郡而此云壽封汝南之細陽與前書不合惟地理志細陽下注莽曰樂慶慶昌音相近豈細陽本有樂昌之名故莽襲其舊稱而復改爲樂慶耶又前書表

宣平武侯張敖下稱高后二年侯偃爲魯王孝文元年復爲侯十五年薨謚共據張耳傳及史記表孝文元年偃以故魯王爲南宮侯並非仍宣平之封依班氏表例當於格中大書南宮二字而今本無之蓋傳刻誤脫也

陽陵侯傅寬史記索隱曰陽陵縣屬馮翊楚漢春秋作陰陵案左馮翊之陽陵縣本名弋陽景帝始更名景紀五年正月作陽陵邑募民徙陽陵張晏注景帝作壽陵起邑是也是陽陵爲奉陵縣不應以疏封且傅寬當高祖時封亦在景帝前司馬貞說非是至楚漢春秋作陰

陵則項羽本紀有至陰陵迷失道之文孟康注曰縣名地理志陰陵屬九江郡似爲近之

後漢周景傳景爲司空時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景初視事與太尉楊秉奏免五十餘人遂連及中常侍防東陽侯侯覽東武陽侯具瑗皆坐黜棻侯覽傳覽爲山陽防東人封高鄉侯今云防東陽侯不成文且列傳叙事亦從無無故而舉其人里籍者殆傳刻有誤也又棻楊秉傳秉與司空周景條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將燕瑗靑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諠等五十餘人或死

或免天下莫不肅然爲延熹六年事時景方爲司空故云初視事至劾奏覽弟參及覽免官瑗削國皆延熹八年事據秉傳及侯覽傳俱稱秉奏不及景且與條奏燕瑗等非一時事而云遂連及中常侍覽瑗坐黜殊爽事實蓋史家欲歸美於景故併後事言之耳

晉書五行志建興四年十二月景寅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三丈二尺是時後將軍褚裒鎮廣陵丞相揚聲北伐伯督運稽留依軍法戮之云云案淳于伯事又見郭璞劉隗傳大略相同惟志所云後將

軍褚裒鎮廣陵事必有誤褚裒爲康獻皇后父蘇峻搆
逆時始爲郗鑒參軍其見郭璞筮卦時年纔總角何得
有建興末鎮廣陵事考明帝紀稱建興初拜東中郎將
鎮廣陵而不言爲後將軍惟琅琊孝王裒傳裒以宣城
公拜後將軍志或以名同致悞然傳言裒封琅琊後徵
還京師薨亦無代明帝鎮廣陵明文未敢臆定也
後漢范升傳升奏記王邑曰人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
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近時毛西河作論語稽
求篇引此文以攻集註且引劉昭註云此謂閔子行孝

父母昆弟皆化之故人無毀言云云案今監本並無此

註文且誤以章懷註爲劉昭註恐不足信　又徐文靖

管城碩記引後漢劉茂傳註所輔爲所忠之子而以爲

字悞案今監本劉茂傳章懷註云所姓也風俗通曰宋

大夫華所事之後也漢有所忠爲諫議大夫云云並無

輔爲所忠之子語文靖不知何據

南史何尚之傳論云洗閤取譏皮冠獲誚案皮冠事見

本傳洗黃閤事則本傳無之而別見張暢傳

漢書功臣表淸河定侯王吸史記作淸陽案地理志淸

陽縣爲清河郡下第一縣列侯無以郡封者則史記作清陽爲是然志於清陽下又注王都二字蓋景帝子清河哀王乘所都乘立十二年薨無後國仍爲郡計哀王受封亚及曾孫不害爲侯之時其地既爲王國何得又爲侯國豈中經徙封而史略之耶按表魯侯奚涓亡子封母底爲重平侯當亦以高后元年魯爲王國故改封也

史記表廣嚴侯召歐索隱曰晉書地道記廣縣在東莞嚴諡也下又云壯誤案史記表內凡諡莊者漢表皆改嚴侯以避明帝諱壯乃莊字之誤其稱廣嚴則又因漢

書而誤

平皐侯劉它索隱曰縣名屬河南案地理志河南郡有平陰縣平縣成皐縣並無平皐縣惟河內郡有平皐縣南字蓋內字之訛

甯侯魏遬索隱曰漢表甯陽屬濟南郡案地理志濟南郡有般陽朝陽無甯陽縣

史記表龍侯陳署索隱曰廬江有龍舒縣蓋其地案漢表作龍陽侯考楚有龍陽君吳置龍陽縣屬武陵郡當是其地或史記表脫一陽字

史記表縶侯張瞻師漢表作平侯繁縣志闕疑當從漢
表蓋即平縣之屬河南者耳
史記衛霍傳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從至檮
余山索隱曰檮余音桃徒顏師古漢書注曰檮音籌其
字從木案匈奴傳其奇畜則槖駞驢贏駃騠騊駼驒騱
索隱曰按郭璞注爾雅云騊駼馬青色音淘塗師古漢
書匈奴傳註亦音桃塗竊謂檮余即騊駼譯音無定字
故也蓋山多此獸故以爲名耳師古於衛霍傳注作籌
音者非

槀侯陳鍇索隱曰漢志槀縣屬山陽師古曰槀音公老反案地志山陽郡槀縣臣瓚音拓則當爲橐槀之槀並非从高从木陳鍇所封史記漢書皆作槀字則從師古音爲是葢即眞定國之槀城縣後漢書郭后紀稱眞定槀人則槀城亦可單稱槀耳

後漢張步傳載更始瑯邪太守王閎討步不勝及步敗閎亦詣劇降光武事傳末又附閎傳載其哀帝時爲中常侍奪董賢玉璽及爲王莽東郡太守歸降更始事獨不及閎之所終案閎事又見前書佞幸董賢傳并及光

武下詔以闕子補史事闕之始末已具大略蔚宗特補班氏所未及故前書已詳者不更複見也

祝茲夷侯徐厲史記作松茲案地理志松茲侯國屬廬江而祝茲未見徐厲以呂后四年四月封十一年薨而表又有祝茲侯呂榮以呂后八年四月封二侯同時不應並封一地且班氏於表末總數內已明言祝茲在恩澤外戚則功臣表之徐厲自當從史記作松茲爲是恐傳寫有誤耳王子侯表又有膠東康王子祝茲侯延年云在琅邪當是呂榮所封之國又有六安共王子松茲戴侯霸當是徐厲所封之國

王氏十七史商榷漢書地理雜辨證一條云式郡國志作成云本國桒左傳衞師入郕杜預曰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作式誤也桒前書地理志泰山郡二十四縣有式縣而無成縣後漢分泰山置濟北國郡國志泰山郡十二縣無式縣濟北國五縣有成縣蓋東都省式而置成也王子侯表城陽荒王子式節侯憲下注泰山郡劉盆子傳盆子者泰山式人祖父憲封爲式侯章懷注式縣名中興縣廢是泰山之有式縣史文甚明豈得據東都濟北之成縣而遂以西都泰山之式縣爲誤耶

閼氏節侯馮解散閼字史漢皆無音惟司馬貞云縣名屬安定案地理志安定郡有烏氏縣郡國志作烏枝縣蓋閼可讀烏氏可讀枝音相近也史記趙世家秦韓相攻而圍閼與正義引括地志今名烏蘇城可証烏即閼音之轉

晉書朱序傳義陽人不著縣名序孫修之宋書有傳監本作義興平氏人按志平氏縣屬義陽郡興字乃校者妄改

宋書臧質傳宂從僕射胡崇之領質府司馬澄之副太

子積弩將軍毛熙祚亦受統於質云云澄之不著姓殊
未明白按臧燾傳澄之乃燾孫官太子左積弩將軍傳
郎不書臧姓亦宜有質從子三字蓋傳刻有脫落至積
弩將軍爲澄之官於文宜在姓名上而反在下亦不可
解豈澄之別領質輔國府司馬故不著其將軍之官而
下文所謂積弩將軍者乃毛熙祚之官歟

張儆傳儆上封事言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案高
祖紀漢元年四月罷戲下就國韓信道亡蕭何追還薦
於漢王聽其策部署諸將五月卽從故道出襲雍安得

有某歲不逞之事微蓋甚其辭以見進言之難耳

漢代列侯皆有食邑或以縣或以鄉聚戶數多寡往往雜見於表傳而其所食之地傳不具載其中因事而及如溝洫志稱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鄃公孫宏傳稱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爲平津侯匡衡傳稱衡封僮之樂安鄉堤封三千一百頃之類間亦有之而其他不能備考故侯表於末格內多有書郡國及縣名以記其食邑所在王子侯表師古注稱侯所食邑皆書其郡縣於下史記索隱稱漢表在某地者是

也蓋亦本於有司故籍而班氏因據而書之然考表所列王子侯四百二十七人功臣侯二百十八人外戚恩澤侯一百四十三人而末格内有郡國名者僅三百二十一人不過三分之一其間爲縣名載在地理志而表失書其郡者甚多即最有名如酇絳平陽曲逆之類亦俱未之及師古謂其有不書者史失之亦未必盡然且地理志注明侯國者河東陳留江夏廬江東萊豫章各一潁川淸河齊郡桂陽零陵廣平各二九江千乘濟南泰山各三魏郡四常山信都各五平原臨淮各七鉅鹿勃

海各八汝南南陽各九山陽十一沛郡十二涿郡十三北海十七東海十八瑯琊三十一共一百九十四國而表所書在某郡與志合者止六十二國詳見後他如琅邪之餅稻魏其參封石山伊鄉南陽之安衆博望涿之樊輿清河之東陽北海之瓡魏郡之平恩齊郡之北鄉沛郡之廣戚此隨舉一二不能備列志明書侯國且於表內或再見三見如廣戚有節侯將元朔元年封又有煬侯勳河平三年封餅侯有孫鼎孝文十四年封又有敬侯成元鼎元年封魏其有嚴侯周止漢六年封又有竇嬰孝景三年封又有煬侯昌元封元年封而俱不著其郡名若謂當時侯封已除故不復加標識則其中

至王莽篡位絕者甚多而他國久除者或反有之義例頗不可曉疑其間多有傳寫脫落已非盡班氏之舊觀史記索隱引漢表爲證者檢勘皆與今本相符而中所云曲成侯在涿郡建陵侯在東海齊侯營侯在濟南陽信侯在新野隨桃侯在南陽沈猷侯在高苑富民侯在蘄商陵侯在臨淮亞谷侯在河內盩侯在勃海者則今表俱無其文又外石侯索隱云表在濟南而今表作濟陽杜侯云表在東平而今表作重平東淮侯拘侯俱云表在東海而今表一作北海一作千乘即此可見脫漏

及奸巽慶已不少也今即見在表內未格所書與漢志參攷之如長羅之書陳留成安之書潁川陽城成陽表作承陽之書汝南紅陽新都復陽之書南陽當塗曲陽之書九江成都之書山陽建成平阿高柴之書沛郡邯冓志作溝之書魏郡安定樂信歷鄉武陶之書鉅鹿平臺樂陽之書常山成臨鄉西鄉陽鄉益昌之書涿郡修市景成之書勃海合陽富平安陽志作安疑脫一字之書平原朝陽之書濟南樂望成志作成鄉羊石石鄉新城表作成上鄉之書北海騶望高陵高鄉茲鄉箕高廣郎來昆山折泉博石之

書琅邪平曲山鄉建陵東安建陽都平于鄉之書東海開陵高平之書臨淮陽山之書桂陽昌成之書信都此皆志內明注侯國而表所書郡國與志合者也至侯封於志為縣名而表所書郡國與志合者則河東之瓡讘汝南之定陵南陽之冠軍江夏之軑九江之東城濟陰之秺沛郡之東鄉溧陽鄴魏郡之陰安武始鉅鹿之南䜌常山之鄗涿郡之范陽勃海之重合平原之濕陰朸千乘之高昌泰山之式齊郡之廣琅邪之昌臨淮之西平會稽之無錫丹陽之湖熟豫章之海昏西河之藺廣

平之城鄉是也其表內書在某郡國而志於郡國下無此縣及侯國名者則河東之幾河內之臨蔡邦東郡之陽平樂平汝南之安平終弋南利南陽之特轅安道下鄜涉都汜鄉冠陽廣陽路陵攸輿南郡之尉支濟陰之宜城卬成黃沛郡之般紹嘉浮邱陵鄉蠶鄉魏郡之卑梁菑光蓋胥湋北安檀曲梁平利鉅鹿之昆題甘井襄隄西梁桃安平常山之遽鄉利鄉清河之轑陽修故涿郡之將梁薪館陸城薪處曲成安郭陽興勃海之荻苴廣山原洸陽平原之牧邱宜城陪高平重志有重邱縣未必是鉅

合平纂千乘之隨城柔樂濟南之河綦常樂營平長平
博陽高樂爰戚泰山之五據胡毋昌慮齊郡之挍道濇
淸新畤平徐鄉東萊之承反又作丞反西陽琅邪之騶茲蒲
龍邱海常麥原洛挾術盧祝茲棗原膠鄉要安房山東
海之雷壁有利東平運平文成翟彭淸參鄼沂陵平邑
承鄉籍陽就鄉臨淮之扶平皋琅南陵會稽之句容豫
章之安城桂陽之荼陵中山之栢暢信都之東襄廣饒
邯平成陵祚陽長沙之郦成是也又有表內不書郡國
名而直書某縣及侯國名者如岸頭侯書皮氏騏侯書

北屈下摩侯書猗氏爲河東屬縣成侯書襄垣爲上黨屬縣安陽侯書蕩陰爲河內屬縣從平侯書樂昌榮關侯書茌平爲東郡屬縣外石陽城二侯俱書濟陽爲陳留屬縣親陽昌武瞭（亦作潦）三侯俱書舞陽成安侯書郟湘成散二侯俱書陽城（表作成）周子南君書長社爲潁川屬縣安遠侯書慎信成侯書細陽博陽侯書南頓成陽侯書新息爲汝南屬縣若陽樂成義陽三侯俱書平氏煇渠侯書酇陽新成侯書穰平陵侯書武當平周侯書湖陽高樂陽新新新甫三侯俱書新野高武宜陵二侯俱

書杜衍為南陽屬縣便侯書編為南郡屬縣爰氏侯書單父楊鄉侯書湖陵褒成侯書瑕邱為山陽屬縣孔鄉侯書夏邱方陽侯書龍亢為沛郡屬縣翕侯書內黃為魏郡屬縣新市侯書堂陽為鉅鹿屬縣杜侯書重平合騎平津二侯俱書高城為勃海屬縣昌水侯書於陵為濟南屬縣平州侯書梁父平邱侯書肥成為泰山屬縣軹侯書西安為齊郡屬縣弓高侯書營陵陸侯書壽光為北海屬縣安樂宜冠二侯書昌衆利侯書姑幕郚離臧馬二侯書朱虛高陽侯書東莞扶德侯書贛榆為瑯

邪屬縣臨衆侯書臨原爲琅邪郡下侯國術陽侯書下邳武陽侯書鄉鱣侯書襄賁爲東海屬縣商利侯書徐博成侯書淮陰樂安侯書僮爲臨淮屬縣樂通侯書高平爲臨淮郡下侯國丹楊侯書蕪湖爲丹陽屬縣高平侯書秙爲淮陽屬縣是也又有一侯而可兼食數地者如博陸侯下書北海河間東郡是也此內志有縣名侯國名者其即爲所食之地固顯然可據若表但書郡國而志無此縣及侯國者（案兒寬千乘人師古謂千乘郡千乘縣蓋郡縣同名者每易相）混上所舉如沛郡魏郡鉅鹿涿郡平原千乘琅邪桂陽諸郡皆有縣同名表所書未審是郡是縣今姑以郡概

之司馬貞謂凡漢志闕者或鄉名或尋廢故志不載然此但言其大略亦不能盡有証據且以志參互求之其牴牾不合處甚多今爲略舉一二如志原有此縣及侯國名而表所書乃轉在他郡國者如南宮侯書北海而南宮縣志在信都國襄城侯平鄉侯俱書魏郡而襄城縣志在潁川郡平鄉縣志在廣平國軹侯書西安齊郡縣而軹縣志在河內郡湼陽侯書齊郡而湼陽縣志在南陽郡栁泉侯書南陽而栁泉侯國志在北海郡爰戚菑鄉曲鄉三侯俱書濟南而爰戚侯國菑鄉侯國曲鄉侯

國志俱在山陽郡平隄樂鄉廣鄉三侯俱書鉅鹿而平
隄縣樂鄉縣志在信都國廣鄉縣志在廣平國蒲領抑
裴都鄉三侯俱書東海而蒲領侯國志在勃海郡抑裴
侯國志在魏郡都鄉侯國志在常山郡千章侯書平原
而千章縣志在西河郡樂昌侯書汝南而樂昌縣志在
東郡張侯書常山而張縣志亦在廣平國此皆與志不
相應者又如王子侯表旣有鄗侯舟而易安侯平下又
書鄗旣有瑕邱節侯政而襃成侯孔均下又書瑕邱旣
以縣疏封乃他侯又同食其地又如汝南郡下有陽城

侯國蓋劉德所封而陽城侯田延年表又在濟陽臨淮郡下有高平侯國而王子侯表中山靖王子高平侯喜下表又書平原恩澤侯表高平侯魏相下表又書柘膫侯亦作潦王援訾次公二八表同書舞陽潁川屬縣而膫侯罪取表又書在南陽湘成侯敞居洛表在陽城而湘成侯監居翁表又書在堵陽同一侯號而所食之地各異凡此皆紛紜錯互難以詳究蓋地理志所據乃元始二年之制其餘割隸析併史文已不能詳而當時侯封之制其所定號名與所賦食邑原亦不盡相準疑或有以他

縣邑遙封之而食采又在別地者觀武安縣屬魏郡而武安侯田蚡奉邑食鄃潁川屬縣可證又有初封他郡并食別邑後以減損徙封而侯號如故者觀富平侯張延壽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後上書讓減封邑乃徙封平原并一國可證今恩澤侯表富平侯下書平原與傳合又或有所封之地中經移改而仍蒙故號者觀長沙定王子舂陵侯買本封零陵泠道之舂陵鄉至戴侯仁徙封蔡陽白水鄉而仍稱舂陵侯何武封氾鄉侯氾鄉在琅邪不其哀帝褒賞大臣更以南陽犨之博望鄉爲氾鄉侯國可證又或所

食之鄉聚其名與他縣邑同或封號別取嘉名而其名亦有與他縣邑相亂者觀夏侯勝傳魯共王分西寍鄉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而王子侯表魯共王子惟有寍陽節侯恬是所食在西寍鄉以寍陽爲封號而志有寍陽侯國則屬泰山郡又不在東平此亦兩封可以同名之一證又志于南陽郡有樂成侯國而樂成侯許延壽下表又書平氏即南陽屬縣汝南郡有博陽侯國而博陽侯丙吉下表又書南頓即汝南屬縣考樂成節侯丁禮博陽節侯周聚其絶封俱在元鼎以前當必

國除後地入於平氏南頓二縣後復析以封延壽吉二人故表書此二縣名而不書其郡又博山侯孔光下書順陽而志南陽郡下並無順陽縣惟有博山侯國班氏自注云哀帝置故順陽此則縣已改廢而仍繫以故名者又志潁川郡下有周承休國而表於周承休公下又書觀字案東郡畔觀縣下應劭注云世祖更名衛國以封周後續漢志東郡下有衛公國本觀光武更名是周承休原封潁川光武始改觀爲衛而徙封之此則東都時制而班氏即據以書之者大約班氏紀載皆本諸故

府之牘其異同參互之處當時定制原亦有故特史文未經明著其義又重以後人之脫誤故遂不盡可考見耳又汝昌侯下書陽穀桑今陽穀即漢順昌縣隋代始置漢志惟沛郡有穀陽縣又褒魯侯下書南陽平桑地理志無南陽平惟山陽郡有南平陽縣此二條疑皆傳刻誤倒其文又菑川懿王子臨朐夷侯下書東海案地理志有兩臨朐縣一屬東萊一屬齊郡而屬東海者乃朐縣無臨朐疑亦傳寫誤增又中山靖王子陸地侯義下書辛處志無此縣表有薪處侯在涿當即其地又菑

川懿王子壽梁侯守下書壽樂高安侯董賢下書朱扶徧檢無此地名當再攷又富平侯張安世六世侯純下書命恩二字桊西京列侯中興後得紹封者周承休以二王後海昏侯以昌邑王賀後安衆侯以近宗且曾起兵誅莽故惟張純並無他功有司嘗奏其非宗室不宜復國而光武以純宿衛十餘年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是純之續封出自光武特詔故云命恩以見非常例也

洪氏容齋隨筆第二卷云戾太子死武帝追悔爲族江

充家蘇文助充譖太子至焚殺之李壽加兵刃於太子
亦以他事族然其孤孫囚繫於郡邸獨不能釋之至於
掖庭令養視而不問也豈非漢法至嚴既坐太子以反
逆之罪雖心知其寃而有所不赦乎云云拔衛太子傳
太子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爲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
李壽趨抱解太子上既傷太子乃下詔封李壽爲邘侯
張富昌爲題侯功臣表邘侯李壽以得衛太子侯三年
坐爲衛尉居守擅出長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橋又使吏
謀殺方士不道誅至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别是一

人初爲北地太守後族宊不著其姓名洪氏盖與李壽
訣合爲一又考宣帝紀丙吉外戚傳皇曾孫初繫郡邸
獄賴吉得全積五歲乃遭赦吉謂皇孫不當在官使守
丞誰如移書送京兆尹不受吉憐曾孫無所歸載以付
史恭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會朝請文頴注
以屬第尙親故歲時隨宗室朝會是曾孫先遇赦出郡
邸獄其後復屬籍收養掖庭亦出詔旨特以衛太子得
罪故未加以封爵耳何得云不釋不問乎但宣紀止言
有詔養視而丙吉奏記霍光則云遺詔所養武帝曾孫

病已在掖庭外家者是出自武帝末命或亦當時顧命大臣爲之非眞武帝意也

孫男成沅謹重刊

賓奎堂集卷十一

上海陸錫熊耳山撰

代作

平定兩金川大功告成頌謹序 代袁清恪公作

乾隆四十有二年二月丙午定西將軍阿桂等克噶喇依賊巢俘其酋索諾木及其逆黨檻獻

闕下兩金川平露布驛

聞越八日甲寅達

行在桃花寺

皇帝曰俞蠢茲醜夷本我臣隸乃包藏連結背誕爲逆
不得已興師底罪賴
天之庥將士之力蕩氛剗岨以次克殄方諏吉朝
陵還詣
闕里告成報謝而捷書如期來上維
祖
宗默佑俾予一人丕受嘉緒實忻實悚其詔將軍阿桂
暨在事諸臣等班師且
勅所司

勞還行慶備舉懋典如制於是羣工百執事稽首咸晉

曰

皇帝威德景爍外興內寧剪除巨憝拔其根株殺靖蜀

徼

神謨顯伐不可覼逃允宜作爲歌頌鋪張

鴻烈昭示無極臣　才學陋僿未能研思騁辭以從諸臣

之後而蒙

恩侍直

禁近又數銜

命使劉策行軍營凡我
皇上安邊伐罪弗獲已之
盛心與夫選將勵兵動協制勝先幾之
遠略幸得竊見本末區區芹曝下悃不敢以不文自解
謹撰頌十六章章二十四句肅以抒寫欽忭之私竊附
美盛德之形容之義其辭曰
皇帝馭宇塡撫方域日暘日雨萬物豐殖遂荒大濛以
斥西極拓疆二萬受吏奉職望風執贄簫勺羣慝咸遊
大當順

帝之則金川彈丸蜀徼眢逖唐淪吐蕃西山八國族種茫昧剟勦蠕息界諸土司扞圉奉檄旅我臣僕踐毛食德永懷好音毋爾僭忒 其一

郎卡肇釁如虺穴藏侵彫鄰土咞呶以狂昔歲己巳天誅是張摧落爪距礪斧其吭糜爽敓精無幾滅亡丐厥死命

天心好生 叶宣

詔赦罪蒲伏稽顙 叶 六事奉契十周歲陽磨牙血人復爲封狠假我符印左拔右攘仍世兇德不譓不寍 叶曾

罔卑悛以干大刑叶其二

攢拉彈尢厥力差弱蝕以澤旺獸面人息叶促浸甚之

又臂受縛胬驅以歸不敢拒格叶

王師載拯疆以戎索收召汝魄出諸鼎鑊

恩無俾訾滲膚刻骼宜思捍圉黃龍守約詎僭格桑反

吻以食叶肯參與商令媒與妁亶利之趨朝嚾暮搏匪

冠而媾駏蛩是托其三

醜類慓忽嘂嘑如麻孰摧其權孰剔其芽逆蹟漸露張

頭呷呀出攙土司陵僂厥家維

帝時念蠢茲幺麽睢盱昏囂未澌裸袴一鬨之爭穴螘坎蛙其黨相擊不煩梳爬寍我究武勤師於遐申敕畺臣要約無譁相其機鉗轡銜是加毋是苞蘖尋於斧柯叶

其四

豕蹏於牢虎陘於穽蓄其狡謀趑趄陰逌始革什咱奸諜內應匕首胥揕厥酋蹈命遂刼章牒鈔掠旁境盜拉伺隙亦作不靖鄂什交惡悉醜詢競夷其聚落計圖吞併幕府告諭曾莫我聽維州之橋播以謠詠敢貳爾心磨牙肆橫自棄生成而作梟獍其五

封牘屢告

皇心繹思曰是醜類獉獉狉狉㝠袤鞠頑公為謾欺將

盜於邊震驚朕師汝土我土我黔我黎乃借

國恩跳踉以嬉土職環愬如蟄在肌蔓弗急薙復俾種

遺鑒此蜀販曷永帖綏兵不得已

聖人用之亹再羈縻以不治治操刃必割動維其時其

辛卯之冬既禡既軷龔行

天罰員㳺獵獵雪山崔嵬高下厚谽攻巴朗拉首闖其

闌達闍賫哩衝颰一㬝獻木闌壩賊氣乃奪南路迅搗

朝介夕刷蒙茸窈樛所向空濶批僧克宗解不容節悉芟柀枒如距斯脫巉巖明郭亦取如掇遂克美諾旬有五日 其七

師傅乃壁逆雛技窮隻身先逃失步顛僵 叶 往依舊巢布耶郭宗我騎追躡囘惶失憑 叶 美臥一綫羊腸僅通不卽

王斧其媚是從計歷弗獻藪逋翼凶

天討有罪移師會攻往功于疆領額臨衝谿箐阻深日昰晦霚爲盲爲妖蜂蠆潛訌綏死須臾稽我奏功 其八

彼昏卒迷

皇赫斯怒咨汝阿桂元戎啟路錫之虎印戎服跗韎弓矢斧鉞如蔡之度遒以明亮于南並赴

僨闘勁旅嘽嘽徒御健銳雲梯趫武敢鬬叶索倫賈勇甲穿七屬叶忠誠合力一以百數綠營覿感亦克奮攄叶

美諾再震斷厥腰膂復安反側置我守戍其九

谷噶既膊馬尼既鉏一月三捷匪赫匪紓額庚馬邦待剿厥墟西路架入迎機剔梳羅博瓦嶺攙空崎嶇騰躍莿仞扶尻接脽叶喇穆喇穆捷如踰溝叶遂斫默格肩

髀失據叶

案圖援畫洞燭無餘蘇康薩爾三日畢屠木思工噶一

昔掃除乃翦後路露捲蚩尤叶 遜克爾宗虎熸厥嵎其十

火炎崑岡蹴昆色爾拉枯是摺蕕則並掎南軍改道日

旁披靡遂張罝羅陆五十里聲援並壯營幕夾水勒圍

官寨駢碉側壘轉經樓矗冷角互倚我謀則臧窖柵環

峙穹梁砦摧囊沙填委雷轟地迸三版則圯一窩先空

中秋夜子塞垣馳捷羣藩賀喜其十一

鷙鳥振翮擊于層霄狐走距穴聲嗜不驕西里擧擒三

峯嶕嶢一鼓而登扇其怒熛索隆格隆勁決票姚如臨
高瓴長戟以捎布魯朗阿刃無停留叶翟兗喪精滅影
遠跳或挈老穉遮涂鑽號進據噶占刲脂抉膂孰爲獷
頑以齒我刀播揚

天威悉獾悉獳其十二

賊恃厥險彳亍夔魌雍中舍齊掇若指掌遁棲噶依死
守厥壞我兵築圍密不漏影叶若母姑姊暨其族黨來
斂旗門臆張頭搶厥兄踵至亦縶以執磔車交舞衆山
答響欲投河渚不見籌槳甲褸獨松竆搜伏莽魚潰肉

燗不煩決盪偷息四旬終將焉往其十三

逆酋窮迫檻羊牢豚鋒在其頸易如手翻先亦有云急

則自燔俗忌生戕默褫其魂遂率醜屬偕其弟昆手捧

印牒開壘詣前叶渥首匍匐二千餘人盡生而俘無一

喙奔汝首跳梁拒

命忘恩詎比面縛乞憐生存聽車載四繫組以徇執獻

廟

社受之

午門其十四

五載蕆役恭承

鈐斷先幾

運籌密勿操務軍書旁午勤勞

宵旰燭照萬里若在几案進退虛實

授以尺寸賞罰既明將士用勸逮彼羌鬈悉就羈紲堙

鏟巖阻化爲夷衍成功一心奮力百戰維師武臣咸稟

宸算爾公爾侯

策勳衆建凌煙顏色丹青永絢 其十五

實捷奏凱上

陵祕慶告成

泮林有踐豆籩

鑾輿自東六師勞還萬馬騰驤笳吹喧闐朱鷺譜曲鐃

鏘

膺篇敬上

冊寶珉函翠瑤貢奉

慈愉儐算綿綿還

御前殿

恩言載宣嘉與寓縣熙和萬年猶仰

沖懷夕惕朝乾金版玉牒豐功懋鐫小臣作頌永光史

編其十六

恭慶

皇上七旬萬壽詩謹序
代阿文成公作

皇帝膺大寶命乾隆四十有五載歲在上章日月會於

壽星其辰巳未恭届

七袠萬壽聖節寰瀛凱豫協氣薰蒸越若初

恩言肇宣迺

詔開甲乙科迺

咨于司農令天下毋納粟鉦總秸一歲迺月正元日

天子誕敷

文命普

錫福于四方秩于上下神祇咸徧迺大饗于

廷侏僸卒舞九賓陪位惟祥霙應厥時太史告百穀之

瑞兆于田功汔大有年粤十有二日辛卯柴燎

泰壇嘉況緐答

皇帝曰維

天丕介顯慶苴予一人祇迓篤祜其往勤施東南以袁

厥後志迺
巡于江浙禮名山大川陳詩問俗百工黎耇大和會
皇帝昭
德洽惠覃浹函照無有遠邇罔弗廸於
鴻禧其自時咸樹領翹趾思得揚讚貝輸琛賁以旅底
厥悃
聖情冲挹抑而未許迺諏五月吉旦
鑾輅幸避暑山莊羣藩鱗集以會時事胥抃呀懽躍獻
壽行闕而西天慈氏之侶重趼遠道景化來賓承

贊跋

光周涉彌歲若循之拱極若水之朝宗庸虔祝

聖天子無疆庥曰至于萬億年惟無斁皇哉煒哉亘古

一會越在內服王公卿尹庶士百執事越在外服岳牧

羣有司越里居耆成人拜手稽首僉爾而晉曰

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皇帝膺圖繼

志以守兼刱撫有九有之師惟時其承綏之丕欽若于

昊天格于

烈祖惟

帝祗遹董正治官以爲民極惟

帝保乂觀乎人文有冊有典惟

帝敏厥修四征不庭式辟土數萬里惟

帝懋厥功克知小人之依胥保惠胥敎誨無一夫不獲

其所惟

帝其迪吉康粤若稽古泰皇鉅靈厥紀齡彌億侈陳貞

符罔爝于理疇若茲

功德巍巍合天之行允自今

寶算洪延純純常常永永其亦如天無極奄邁乎方策

臣恭聆臚頌以忭以懽謹由繹之曰都哉

皇帝荷

天之寵照臨函夏昧爽丕顯旋樞斡運四十有五年惟

彊固精明之體行健不息

躬親聽覽罔一日弗敉于勤臣若時使于師厥

授之筴牘

宵衣是飭臣若時行于河厥鳩之工慶渠

忱是右臣若時奉對樞府厥

批閱章牘
幬沓仄席罔間于大暑祁寒寅惟
無逸作所之心日有孜孜純亦不已則越若今
天厤滋至其周于元會運世如環斯循者亦恆久而不
已　臣　聞天保九如之詩羣臣受賜者所以頌禱其
上　臣　近
帝之光蒙
恩最深敬援古義摭本
聖人集福所自明必得之驗作爲雅詩九章拜手稽首

上
皇帝千萬歲壽其辭曰
皇帝建極受福單厚九曜聯芒八音諧奏乾符坤珍悉
介
眉壽攝提紀序蒼龍炳宿祥啟庚庚三微祚首萌孳衍
齡美振合宙五位相得緯環岳湊萬祿永康伊
德之茂 右一章
允庭元會
閶闔晨開丹鳳銜書雞竿崔巍

帝有恩言與春偕來豐兆時玉鬯穌九垓
正衙愷宴露笋雲罍醍䵂兜離樂隊胥陪羣臣鞠跽獻
萬年杯盈十遞舉長頌臺萊右二章
聖與
天通至誠昭格苾芬肸蠁
圜丘
方澤爰逮羣祀陳牲薦璧神聽和平登歌祝冊祼鬯必
親崇壇羽籥盛夏隆冬閱久無斁
天錫

皇帝泰壹神策申佑百福如幾如式 右三章

敬

宗尊

祖

純孝蒸蒸紹聞衣德丕顯丕承灌秬對越禴祀嘗烝

岐福宇

六御時乘寅思

謨

烈夙夜服膺播諸風詩經法具徵萬年有道大猷允升

繩

武燕詒以莫不增右四章

皇帝仁愛長養循拊式播九穀允治六府

蠲賦停符截漕減庚

醲膏應時沛若膏雨

省方紓

韓歲勤補助翕河觀海比蹤神禹南服懽迎

巡典紀五敬晉

鴻禧衢歌巷舞右五章

聖武耆定萬邦會歸玉鈐

握斷金鉞

籌幾蒲瀛雪嶺皆我闥闥康逵玉帛絶域耕耩秋田

莅獮霜塞行闈內平外成天保采薇纓頭鏤耳懷

德畏

威

瑤觴敬舉駢臧

恩暉 右六章

瑞啟奎躔

聖文炳燿
天開冊府芸籤羅校石渠異同臨決稱
詔彧
命滙全彧
咨孳要庋以
文淵茹英嚌妙
文源
文津沿流溯導藜光下覯太乙來告緝熙
純嘏億齡永劭右七章

八荒同室嗞嗞春祺醻添海屋
慶錫嘉師粟艘龍輪
惠洽京坻蕊榜增題
敎廸冠碁自上下下浹髓淪肌亦有閩彥鶴髮期頤壤
叟速蘱鉏牌陸離戩
天效祝益懋
蕃鳌右八章
彌文
詔卻

申命重巽旅搡抒忱嵩呼遠近大慈臏讚拈花敬獻遐

無量算樞衆生願惟

天悠久式昭行健

聖德同之

神謨廣運貞元嘉應操若左劵稽首颺言永壽千萬 右九章

聖駕五巡江浙序 代阿文成公作

洪惟

皇帝御寓四十有五載泰元增筴懋介

蕃釐而江浙臣民方樹願延脰徯跂
清蹕督撫河漕諸大吏先期聯牘以聞
皇帝曰咨予省於東南十有五年久不與父老相見繄
民莫之是亟將往圖厥宜其俞所請迺以元辰
愷宴廷臣宣
綸行慶越十有二日
上躬燎
泰壇祈穀禮成遂駕蒼龍
五巡南服郵籤所誌自廣陽首頓進次青兗之郊爰濟

榮河涉大江臨錢塘經廣陵常潤蘇秀杭諸郡
旋蹕登攝山道自金陵
御安艫以北達德水而遵陸焉上儀臻洽視
前巡有加誦訓不能以仵臚衢封奠殫其縷述懿哉煌
乎洵㛪邁乎檢牒已粵稽經典言巡狩者詩譜樊般書
詳虞岳而易獨見其義於乾之彖辭曰時乘六龍以御
天蓋言秉剛健之德周流六位王者所象以觀民而設
教也
皇帝法

祖省方疇咨暘雨曾不憚
目營手畫之爲勞實有契於乾德之自彊不息故自
初巡以來勤勤懇懇之思數十年如一日其繼自今
日御時臨所以答
貞符而對翹悃者亦千萬億年如一日
湛恩茂典固未易一二更端罄也孟子曰春省耕而補
不足
皇帝仁愛拊育三蠲壤賦再賜漕粟家衍戶羈尚奚待
於賙賑而

翠華纔蒞首豁江寧安徽浙江未完銀米有差三會城
給復一年仍免
乘輿所過租稅之三而直隸山東併貸其宿負又
念煮波之勤瘁於長蘆紓新課於兩淮滌前逋它如截
庚粒優丁餼授顧値罷鴻匝洽無一物不獲其所恤民
依者如此其渥也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皇帝董正治官既隨時匡飭掖勵之而入疆以前先
勅守土臣待於境毋貿貿遠迎此
行殿宣召則面陳所職以覘殿最下及監司郡守亦次

綸許奏

燕對而庶僚當引

奏者卽付

行在所司如例銓注其預汛掃役者分別敘錄之且視其材之辦否或陟以劇司或擢以散秩或抽調以繁簡皆若衡懸鑑朗之各稱其實課吏績者如此其明也至

於

賚耆耈粻帛期頤優以文綺而儒冠華皓自閭來者

賜出身旌異之則禮高年之義也

試江浙獻頌諸生遴其尤授之官西江旅至者亦得奏

名免解則省風謠之義也赦令已準正月庚辰朔

恩詔而江浙復弛戍以下刑則肆眚原繫之義也所過

有事於山川昣於鬼神以逮於舊臣而官未應格者亦

或迴

鴻霈昭睠懷焉則柴望祭告之義也蓋

大禮修而

大恩浹其覃且博者又如此然猶

訓儉履冲繹思淳化以奐風輕靡

諄勸誡勵而山東浙江之飭海館宇者尤下
詔申儆再三屢斥帑金用資工直臣工士庶咸曉然於
聖主崇實黜華能抑其末而急其本也夫禹貢所紀曰淮海惟揚州故浙地東盡于海而大河合淮趨壑常為徐楚間利病其係民生者最鉅

皇帝纘
禹之績往來諏度不啻山樏泥楯為元元計萬全在鹽官之塘其城以外疊石既葺隨陊以固其衝仍於鹽倉並海察土性可樁者令柴石間築以鞏其基而毋撤宿

新以厚其衛在淸口之工既頼

神謨指授釃陶莊新河就數十年未竟之緒而倒漾之

患除復討論利弊拓而廣之約其流益北而善後之規

立蓋

皇帝開物成務思患預防皆斷於一勞永逸是以寅承

裒對

穹貺默符若鼓桴之協應昨者豫河之役臣 阿桂實銜

命董治得稟受

成畫以底於績仰惟

御製全韻詩跋 代于文襄公作

臣 聞立均爲韻四聲肇吟咏之原發言成詩百代資興衰之鑒自風雲月露但知一字分拈而雅頌典謨孰是羣言共酌通乎聲音之道知作者有待于

聖人斷自唐虞以來乃因之勒成爲一史綜其全體合一百六部而脣齒咸調緯以

精心彙四千餘年而丹青若揭洋洋灑灑亘古今而無此大觀本本原原掃正變而别開刱例蓋惟我

皇上折衷六藝苞括三蒼曠然而覽始終

謂此格未經人道炳焉以陳勸戒
念歷代其為說長爰貫串於
鴻篇示發揮於
定論惟
本朝之大經大法久軼美而無倫故
列聖之是訓是行首斷章而有述百靈翊運
生成彰朱果之祥三姓凝基成邑肇白山之頌戴旻殊
以
出世圖倫城義問先昭握太乙以徂征薩爾滸神威無

敵拓瀋遼之疆宇艱難而
旋鉞親麾鎮松杏之山河
指顧而風雲是合式衣冠習騎射
聖謨爰昭示盈篇馭蒙古納朝鮮
國號實永貽奕葉人皆歸於
至德萬年
締構常欽
天全付以有家一統規模倍遠奄殷墟而定鼎
恩首浹於遺忠勤周典以懸書

鑒尤嚴於內豎洪惟

蕩平三蕺邊隅之氛祲全銷乃至

賜復全租環海之盈寍胥慶

矜北陲以收撫

籌安則親統六師定西藏以底綏

闡教遂永羅八部

觀風於一遊一豫導川而長軫恬瀾

肄武於日獮日蒐稽古而兼勤

典學越若

轉批章之彝訓仰金科玉律以咸昭偉哉
莚詔食之常經合大法小廉而並飭簡策繪
乾坤之量悉攄實以備書
德功合
先後之符每因文以比事蓋賢者識其大千億禩條貫
同歸在後人推而行三千首
丁璽可覩至乃網羅羣籍進退百王本堯舜之猶尊畧
於荒遠考春秋之成憲準以權衡代不數君治可法亂
亂可戒詞無二義微而顯亦婉而章抉惟危之人心得

問而纖毫畢現迪難諶之
天命執中而輕重胥平莫不與時偕行于
帝其訓剏復部居州次貫珠編甲乙之題句別章分聯
璧備方員之式畫町畦以立界四言則崑渚探源詔標
識以明宗首字則驪淵摘頷綱在綱而不紊鏘然律呂
之均諧鑑於水而可觀蔚乎方冊之具載百廿卷
御評選要入治而彌覺精深五十篇
樂府增吟到海而眞迷涯涘至矣盡矣蔑加矣詎百家
能出乎範圍大書特書不一書將千古長懸諸日月臣

幸供筆札叨侍

禁廷排辰之翠墨頻

宣奉燕閒於

日課落紙之

丹毫快覩驚結搆於

天成但欣遭際之隆莫罄名言之妙非第形之舐沫殫

畢生之書誦忘疲因思壽諸棗梨俾寰寓之聽瞻愜願

臣曷勝踴躍歡忭之至

乾隆三十六年會試策問一首　劉文正公命作

問史以記事褒貶所具法戒昭然自後代史臣囿於才
識各就其天資學力所及以衡量古人或不免於偏阿
曲徇此定論之所以莫衷於一是也惟
聖天子執中建極稽古綏猷監前代而紹君師之統經
經史緯覽世牖民
御批通鑑輯覽於列史事迹欽承
宸斷無不推大公至正之意以闡幽微顯而未嘗稍涉
成心是以至虛至平物皆獻狀天下萬世莫越範圍凡
精義微言之著於

評鑑闡要者貫一條分至詳且備多士游心方策將欲知古知今其不可不紬繹參稽以冀窺見高深之萬一歟涑水紫陽爲史家法式論者謂始終離合之間皆有深意顧如漢惠帝致四皓唐莊宗還三矢諸事通鑑皆不載且并屈原而軼之是何說也歲首而冠以最後之改元僭國而紀其封拜之瑣事其義例又果悉協歟年經月緯綱目之體而唐紀中何以直脫二年之事且其他書官書名書代書冠之例復不無前後牴牾豈門人編綴者之失歟抑各有微旨歟史贊而外

如鍾繇論三不欺夏侯泰初論樂毅之類著錄甚夥能臚舉而辨其優劣歟胡寅讀史管見意感時事范祖禹唐鑑不爲苟同其皆未免於偏激者安在尹起莘劉友益周禮張時泰之徒議論滋繁舛漏益甚將何如而始有當於筆削之本意歟夫評鑑者是非之公考核者異同之準折衷

至教宜覩指歸盡詳言之毋臆毋泛

乾隆三十七年會試策問五首 劉文定公命作

問經者聖人之四府帝王勅幾圖治必以教學爲先資

我
皇上亶聰首出統備
君師復以時
親莅經筵就儒臣進講經書推闡精微發爲
御論揭天人之奧窔祛傳註之拘墟凡臣僚跽聆
天語如啟聾振聵莫贊一辭墨守章句者何能以膚見
謏聞窺尋萬一歟夫十六字心傳肇始唐虞嗣是遞敏
之告緝熙之訓皆以言學而所爲後先一貫之指安在
西山眞氏謂爲學之要有四其綱目次序可詳言歟心

法者治法所從出者也羅從彥云讀經師其意讀史師其迹意若歧而二之何歟豈求精者棄粗循末者遺本經世之大法有不同條共貫者歟講幄之設厥制奚昉唐集賢殿麗正書院當其選者何人宋代經筵地則崇政邇英期則春秋隻日官則侍講說書成法可臚述歟程子朱子皆嘗典是職其啟沃之籍言又可約舉歟多士幸逢

聖學昌明之盛會潛心經訓盍條具於篇

問從來載籍之傳用資治理而古今存佚顯晦各有其

咨何在元虞集欲興水利於近畿徐貞明又申其說亦
有可採者歟三輔倚山控海地若建瓴以滹沱桑乾灤
白易衛諸水爲經流以二淀二泊大小直沽爲滙宿如
何承矩郭守敬輩其所措置猶可參考歟說者謂南方
水平宜用疏消北方水湍宜用隄障豈通論歟
皇上念切民依以圻甸頻年積水稍多
鑾輿所臨指示方略營建撻地與灤二閘瀛津水利瀦
洩咸宜近者
特簡重臣詳勘永定運河發帑四十餘萬隨宜濬治所

以籌一勞永逸之計者曷以加茲多士學古入官講求有素其縷析陳之

問自古籌邊計者不越屯田營田二端而馬端臨以爲先興而後同何也二者之制或留兵或募民或弛刑徒或將貲客因時之道可更僕數歟至若遐陬之幷疆日闢內地之生齒日繁則因曠土以贍邊民尤爲轉移之善策我

國家平定西陲拓地二萬餘里築城建堡屯政日興乃者

皇上德威遐暨士爾扈特全部自額濟勒先後歸誠度
地於齋爾等處令率屬居住舊部新附無不樂利蒙庥
又以新疆保聚滋豐如巴里坤烏魯木齊一帶並爲移
駐營兵用資彈壓近復議準督臣條奏弛嘉峪關盤詰
之禁辰開酉閉聽民前往力作懋遷爲司牧者於勞徠
安集之方宜如何經理盡善歟唐營田專務僱民宋屯
田未免抑配令民舍兵房衡宇相望並聽挈眷以行加
之泉渠日開耕穫饒裕自供給祿精而外歲有贏餘營
屯之法前古疇能彷彿歟尚循誦所聞以資採擇

寶奎堂集卷十一

孫男成沅謹重刊

寶奎堂集卷十二

上海陸錫熊耳山撰

代作

光祿大夫贈太保武英殿大學士文襄舒公墓誌銘 代于文襄公作

乾隆四十二年四月

泰東陵復土有期

上躬奉

孝聖憲皇后梓宮發自京師大學士舒公實從甲寅次

貝各莊公暴得疾不能與

上遣御醫胗治且召公弟侍衛舒臨自京師乘遽來侍

疾未至丙辰公薨

天子以公顯勞積伐克副委任爲國家耆舊重臣所以

下

詔褒悼之者甚至追贈公太保與享賢良祠

賜佗羅被以斂命工部尚書一等忠勇公和碩額駙福

公隆安率侍衛十八奠茶酒於殯所比還京復

親臨其喪

御製五言詩一章以志哀恫既禮官議上

予祭葬如例有司考行定謚曰文襄公公長子今倉場

侍郎舒常馳驛自蜀奔喪卜以某月日葬公東直門外

望京村之先塋而以狀乞隧道之銘按狀公諱舒赫德

姓舒穆嚕氏字伯容號明亭其先世居渾春之杜麻湖

國初以衆來歸隸正白旗滿洲曾祖諱席爾泰理藩院

員外郎祖諱徐元夢康熙癸丑進士由庶吉士歷官太

子太保戶部尚書

贈太傅謚文定考諱席格康熙丁酉副榜以文定公蔭

官工部員外郎三世皆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妣皆
贈一品夫人公童丱不凡文定公授以經訓輒了大義
年十九以試補筆帖式旅見於庭
世宗憲皇帝獨器公擢授內閣中書舍人以選入
南書房預機密轉內閣侍讀從大學士鄂文端公如甘
肅經理軍務還會
今上皇帝卽位早識公知其才卽擢監察御史兩遷至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旋授兵部侍郎協辦步軍統領事

公爲人嚴重能任大事朝廷有所規措
上輒以命公公亦感激發舒無所不盡意盛京多游民
射種議者以爲不便公以他事往至則奏嚴透渡禁而
籍其舊者入戶版又以民人墾荒十歲而賦旗人三歲
而賦失輕重宜并上言更其例改戶部侍郎領正藍旗
漢軍都統進尙書歷兵部戶部入爲軍機大臣大學士
傅文忠公經略金川公參贊其軍事不數月而郎卡納
欵師還論功加太子太保
御書均式宣猷四字以額其堂復奉

命自蜀入雲南視金沙江道湖南北閱其兵再往浙江
視海塩塘所至輙得當以報歲癸酉河決張家馬路口
潰走入洪澤河絕流數百里
詔公偕大學士劉文正公原果毅公策公往治之水勢
漫澶埽下輙不見蹤跡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作四十日
而堤成
上聞大喜遣侍衛賞
御用冠服以賜公來還朝復受
命經畫準噶爾事公入見一宿而行初達瓦齊殺喇嘛

達爾札而自立湛酒虐下國人不順都爾伯特台吉策淩等以衆來歸而輝特台阿睦爾撒納素凶狡惎達瓦齊之將亡也思藉中朝力攘其位亦遣使內附請師

天子念準噶爾強時數盜邊歲煩戍守縻縣官穀亡算今其國內亂自攜貳號嘑徯救宜因而撫之毋留遺患於我喀爾喀且時不可失啓

詔公偵阿睦爾撒納至即議出師而公牽於故常顧

上章言阿睦爾撒納所請未可從宜令身入朝而移其部衆就食歸化城大失

上指坐是奪職効力其明年
王師遂平伊犁俘達瓦齊而阿睦爾撒納將入朝中道
叛去伊犁復反應賊公在烏里雅蘇臺急收其妻子送
京師而撫定其部人皆安堵如故喀爾喀叛人焚掠臺
站軍問梗不通會察哈爾牧卒數百人至公以便宜留
令戍邏章檄始得往來又昌大雪驅馬羊萬餘踰阿爾
泰山至額爾齊斯河迎將軍軍賴以濟
上知公勤勞驛召入朝授鑲黃旗漢軍都統參贊喀爾
喀親王成袞扎布軍出珠爾土斯進討回部而降人沙

拉斯瑪胡斯叛害我都統滿福等公復坐是奪職爲兵從將軍兆文襄公自効尋被

旨居阿克蘇護回人屯種當是時大軍已薄葉爾羌而賊遮我軍寡無復繼悉衆以出我軍築堡黑水自固賊遂爲長圍守之阿克蘇烏什皆新附閧之一日數驚哈密回公玉素富在軍公廉知忠款可倚信屬馳入烏什安撫而身留阿克蘇鎮之人心始定會

上先有詔發滿洲蒙古兵四千人將代戍伊犁公遣人持檄遮道邀赴阿克蘇僃以進援兵行沙磧中天方沍

寒道里嶮遠馬多損公身徒而先將士請騎不許未至
大軍百里賊盡銳逆拒公拊勵士卒鏖戰五晝夜賊敗
退而參贊阿文襄公驅後隊馬至中夜合擣賊營將軍
軍亦呼譟破壁出夾擊賊軍賊驚潰走保葉爾羌圍乃
解其年回部遂平
上始得公赴援奏授公副都統及捷聞遂盡還公尚書
都統舊職再
予雲騎尉世襲圖形紫光閣功次第十三
上親製贊詞有云白衣白水聞黑水信安衆進援爵秩

重晉盡紀其實也將軍等旣振旅還
詔公留駐回疆定官職土田賦稅之制公簡省文法回
民便安所條上輒聽許至今守之更三年
召公還京遷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戶工二部步軍統
領闕長官輒以公兼領
上春秋巡幸則公留守以爲常又再被使於閩於秦悉
舉其事會王師南征緬夷公復以參贊大臣往始至雲
南有所論奏
天子以其言不稱使指下吏議盡奪公職以副都統銜

總理回疆事務治烏什城者三年土爾扈特者故準噶爾族也自其先竄入俄羅斯居額濟勒河久之而俄羅斯數虐使其衆人不堪命其汗渥巴錫遂率所部十餘萬人來歸邊遽以聞衆論洶洶不一

上馳以問公公剖晰言其可信狀契

上旨遂以公爲伊犂將軍往受之渥巴錫等迴遠萬餘里入閱月始至飢疫道死不可勝數公宣布

天子恩德賚以糒粻繒絮甚具又請貸他部落駝馬牛羊數萬授之孳息擇旁近可種地居之發屯田卒教之

耕而遣其汗及其台吉等朝

行在所

天子所以撫賚之甚厚旣歸無不人人自以爲更生也

已而俄羅斯邊吏使使問故公召見面折之使者搏顙

慴伏去

上製土爾扈特歸順記一篇備晰公經理始末鐫成首

揚以

賜公旋授戶部尚書領侍衛內大臣

召入朝道拜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入閣贊理機

務總吏部戶部三庫掌翰林院事領
國史館四庫全書館淸字經館皆爲正總裁壽張妖人
王倫煽衆戕殺官吏據臨淸舊城作亂
命公率京軍討之至臨淸六日而隳其城王倫自燒死
盡捕誅其黨而慰撫其百姓之被害者有
旨褒敘還公世職授
御前大臣又明年金川平
上案西師故事將圖寫功臣於紫光閣以公安集土爾
扈特討平臨淸功皆最而公子侍郎君參贊行間勞勩

久

命列公功次第四侍郎君功次第十公至是再繪像閣中父子同時第功臣數爲前代所未有

上建文淵閣仿宋制創置官屬復首

命公領閣事以重其職天下莫不榮之公天性果決知無不爲羣謀異同公徐一言輒定自任事於時數居兵間多涉險棘人所氣敚公不自難奮身晝慮紓冏籌圖

泛底於績乃巳其領閣部綜核庶務鉅纖必親務令百司咸舉其職而不稍有所叢脞放佚葢公承先正遺烈

克秉忠孝勞於國家爲
天子所登用終能昭融顯聞出入將相以大究其設施
比其歿而
恩綸稠渥所以照臨其家
恩厚寵榮出古遠甚天下士大夫仰頌
聖主倚毘眷禮之至意而因以推公終始匪懈之節知
所以光前人而大庇於其後昆嗚呼其可謂盛已公生
康熙四十九年十二月初二日春年六十有八先娶富
察夫人繼娶宗室夫人子三長郎侍郎君次舒寧以事

在伊犂次舒安先卒孫三某某某公自仕宦不暇以治私宗室夫人實相其內政公贈夫人迎喪於道哀慟得疾以五月乙酉卒兩夫人皆合葬於墓余始官翰林時即識公及備卿於朝參預軍機而公方自新疆召還在直廬益得朝夕共言論迨公再出復入遂任大政而余亦已蒙

恩入閣甚後先從公者數年辱公交契甚厚公又嘗以文定公集屬余編次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今承侍郎君之請不敢以辭故論次其事獨載其繫於軍國之

大者以銘公亦公之志也銘曰

於鑠相門濬開祥源奕葉潛光以施子孫克大其業興自文定殿於家邦再世而盛公早繼顯單誠匪躬帝鑒純壹汔奮於庸回翔六卿出入萬里其勤王官曰惟所使大器不器方矩員規歷試鉅艱用罔弗宜釐圭秬鬯以告禰祖揚於前休將相文武

天子詔公袞衣來歸職在左右亮采論思眷我勞臣有終有始蹇蹇陳力殁而後已

御碑在原登歌在祠勸百有位非公是私我銘幽宮貞

石用刻告後之人永世不泐

光祿大夫贈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定劉公

墓誌銘 代于文襄公作

上之乾隆元年將選魁艾閎碩之儒登用於庭乃親試
博學宏詞士於
保和殿得第一人曰武進劉公諱綸字繩菴其先自大
同徙鳳陽明初有從信國公湯和下常州者留爲西營
劉氏八世至屯田郎中諱某從王師定福建有活氓功
閩人歲祠至今又一傳爲保定知府諱某保定生福寧

知州諱某代能其官吏行循最福盦生康熙癸酉舉人
諱某者公祖考也郡學生諱某者公考也三世皆
贈光祿大夫公自諸生釋褐授編修以文章學術應期
發聞受
上知遇汔奮於庸末三十年而參預閣務又八年而眞
拜又二年年六十三以薨
詔贈太子太傅與享賢良祠諡曰文定公公少儁異六
歲綴文驚其里師稍長則學爲古文詞不怵世非覃精
鋭思卓然早成十九補諸生食高等餼既而入翰林益

踔厲自力擢侍講進太常少卿由左右通政太僕卿三遷至大理卿歷試克廑不懈於位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從幸

木蘭即獵所奏秋郊大獵賦二篇

上嘉其才由是滋欲嚮用公以署兵部侍郎入直

南書房再遷禮工二部侍郎直軍機處出入帷幄列於近臣流民越塞耕土默特言者欲盡毆民而空其地以

還

命公馳視公議寬其期俾民輸作受傭不奪不爭旗民

輯和丁光祿府君憂服除補戶部右侍郎兼順天府尹
故事順天府公牘治中通判不署名皆冗放自廢公請
以錢穀屬治中以獄訟屬通判先署案而呈尹以可否
之事有司存人用感勵
王師西征將發役車供倚壹切辦治事竟無一人譁於
道者充經筵講官卽其部爲左侍郎拜都察院左都御
史
賜第京城海淀各一區使讞獄於泰比還遷兵部尚書
旋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太保丁金太夫人

憂甫除喪
詔以吏部尚書起公仍贊閣務公爬梳抉剔法令畫一
選人不敢踏門謁吏不能爲奸欺銓政大平當是時天
下皆望公爲鉅人長德
天子亦習知公忠信可倚用三十六年二月遂拜公文
淵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仍管工部事公秉節簡諒不
爲聲章治於
眷眦覲聽翕服三十八年春公得疾自齦腫達於左頰
猶彊起視事

上命公少休遣太醫院判武世倬就第視疾使者存問
載道久之不瘉則益
賜人葠和劑以進而公病遂革六月二十三日薨於阜
城門之
賜第
上方行幸熱河聞問痛傷
詔皇十二子臨其喪賻以千金朝野上下皆頌
天子能知公以恩禮始終而益弔公遭會
聖明不克延其年以究厥施者之爲大可悲也公性至

孝親喪三年不御酒肉號而行日踔數十里營高𪸩以葬旣得卜則手樹檟表之自書隧碑礱斵唯謹自工部侍郎歸買玉帶橋宅僅數楹迨公薨二十年未嘗益一椽寸甓衣履極垢敝不改作而盛服以朝曰朝廷有章吾不敢簡也食於廚者數百指室無儲餘人皆弗堪公一不易前後典順天鄉試二會試二武會試一其它考校以十數所等第士皆有名發舒於時者甚衆爲文章浸淫六朝而根極漢魏千變萬紾涵於一源於詩獨喜高青邱謂能入唐人門閾未薨前一年自編類爲內集

若干卷外集若干卷今皆刊行有法度可傳於後公娶一品夫人許氏縣學生某女子四人長戊子舉人圖南次署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編修加一級躍雲次國學生召揚次驥稱早卒女六人長適戊子舉人陳賓餘俱先卒孫男七人孫女二人公薨之明年圖南等奉柩歸常州將以其年十月葬公於澤巷之

賜塋而先期來謁銘始余爲翰林居宣南坊距公舍不數武暇輒走就公語比在軍機處更得日夕從公後公又嘗以女孫許字余孫爲姻婭周旋久且習每歲時崇

恩燕賚賜予兩人者蓋無不同而至於有所撰述文詞
敏贍唯余恧然自以爲不如公遠甚公器量凝重同直
十餘歲不見有喜愠色出入殿門進止有恒度閽人廬
兒皆能伺其處
上前所聞語盆久無所遺忘亦未嘗一出諸口也余海
淀所
賜園與公楹宇接比常時退朝寂不聞人聲徐覘之則
公方飯脫粟巳手冊兀坐器用犑略蕭然如布衣諸生
時嗚呼公行卓卓大者在人口而以余在直廬所見言

語動作之微他人或不及盡知然益可以見公之德矣
今其葬也不敢以不文辭謹考次公事狀大略以誌其
墓而繫之以銘曰
翼翼劉宗西營甚慶循名弗彰積世以盛劬躬燾後公
克受之蓄弸藴崇蔚爲人師在
帝初元裒然舉首翥其羽儀訥不出口入綰章紱出捧
觴英年除歲遷陟於九卿維瀛有瀾學也伊識維杓有
樞政也伊德遂參近密左右屏毗迴翔六官秉一自持
内朝從容發揮翰札紀頌

功德典謨奧質尙冠紅綖褻禁騎軒軒錫我

殊寵昕夕便蕃載綜台衡百僚是式載分魁柄司空是

職淵淵其衷坦坦其施匪陰匪流用罔不時玉鉉大斗

皇心簡倚壽福康寧宜多受祉胡斯奄忽乘化則遷豐

德與言而啬之年有崇者封將作所治煌煌

御碑以風在位宜爾子孫旣固旣安刻銘在幽奕世不

刊

光祿大夫贈太子太保戶部尙書文莊王公墓誌

銘代于文襄公作

今皇帝興儒典學延咨詞臣擇閎碩有望實者
召入南書房以待
顧問蓋自初元以來居職者僅十數人而余幸蒙
恩獲備其列其羣公之後先爲僚者或存没聚散非一
獨戸部尚書錢塘王公與余對直最久其交契亦最篤
自非春秋扈
蹕以行未嘗一日不相見也比余以尚書入閣而公亦
晉領司徒又同被
命爲四庫全書及薈要總裁官

天子方慨然博徵遺文修明典籍以嘉惠來世所集文
學士百數十人部帙塡委數萬計而余參預軍機旦夕
有所
宣召不克專意館事自發凡起例以逮丹鉛甲乙之式
一切多決於公公亦覃精殫思曉夜研勘蘄得釐然勒
成善本以稱塞
上意
天子雅知公勤勤數引對
便殿垂問以事目同館士大夫莫不樂公相與以有成

而公則不幸捐館舍矣時
車駕行幸山東留守大臣以聞
上爲震悼且下
詔稱公書局勞瘁狀以褒顯之迄于今全書進
御者什才三四薈要亦方待徵編公之遺志未泯而窀
穸遂已有期余乃復泫然執筆而爲之銘嗚呼其何能
無感也公少而敏慧有成人度其考國子學錄文山先
生爲時通儒家貧常教授以自給公年十二喪母即挈
之入京師刻勵就學於書無所不治久之遂通其大旨

自分章別句及經世治事之要無不究盡其見於文辭
閎肆雋偉常出衆上始成進士策試即以一甲第三人
唱名於
廷爲編修再應
御試復以一等第三人冠其曹擢授侍讀學士由是爲
天子所知三遷至工部右侍郎轉刑兵戶三部攝事吏
部皆歷其左右侍郎進尚書自禮部遷戶部蓋列於九
卿二十有二年六官之司周踐汔徧又以其間進講
經筵教習庶吉士充

武英殿總裁皆世稱儒臣華職
天子所以倚任之良厚公感淬奮厲不爲表襮持體要
謹繩墨曹郎白事反覆諏度而後畫可意所否者應時
改定無秋毫顧計心武科舊令以合式爲最下等試輒
落其人無所覬幸多因緣爲奸公奏除其試籍弊遂絕
庶常館歲久渝圮公請而新之乞
御書以顏其堂人皆奮起於學其知無不爲率此類
天子念公陳力滋久嘗考績輒予優敘加太子少傅旌
其勞轉吏文靖公舊第以

賜且
命紫禁城騎馬時年未應格天下傳爲寵榮而公顧歛
然日以謹力夙興入朝街鼓方嚴恆惴惴懼不及事時
奉
敕作書必正衣冠端几坐冬寒皸瘃不少休曰吾以敬
吾事也天性純孝幼失母夫人殯在堂而同巷火郎號
鄰以出其柩爲翰林使視黔高學政而文山先生歿京
邸公晝夜馳水漿不入口毀瘠見骨弔者爲之改容喪
歸卜兆冒風雨行求萬山中得疾幾殆弟際豐才而早

卒其婦朱氏守節公待之盡禮遇族人皆有恩紀從妹
來字者厚資裝嫁之創廣誼園於城南以瘞鄉人客死
而無所歸者其規制一定自公前後典鄉試者三禮部
試者一所得士多為名公卿其他發聞於時者甚衆在
內廷所輯撰皆稱
旨其承
詔編次宮史禮器圖尤詳贍有法度最後領四庫全書
公亦遂勤事以歿夫以
聖天子知人善任使而公之温恪純壹自結

主知倘少假之年當必更有所設施詎可紀乃止於此
然卽以余所聞見其卓卓大者亦固已無愧於古人此
海內士君子所以盡傷而知厚如余尤爲之愴念生平
喟然而永歎者也公體素强無疾其薨也以晨興暴厥
遂弗及治
天子遣散秩大臣率侍衞十八奠茶酒
贈太子太保
賜諡文莊祭葬皆如制王氏系出太原宋建炎間南渡
居餘姚自諱綱者徙錢塘逮公七世矣曾祖諱修玉祖

諱文斌考諱雲廷以道德文章世其家皆以公貴
贈榮祿大夫禮部尚書妣皆一品夫人公諱際華字秋
瑞號白齋生於康熙五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薨於乾
隆四十一年三月十六日年六十初娶夫人陳氏賢而
知書能庀內政繼娶夫人彭氏有慈孝聲皆先公卒子
四人長朝梧貢生次朝颺禮部司務次朝葵出爲公弟
際豐後次朝蘭女四人孫男二人孫女三人朝梧等將
以乾隆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之
賜塋以兩夫人祔而請文刻諸幽余不得辭乃銘曰

侃侃高門肇自文節奕世其昌積厚乃發起家大科有學有文學以經國文爲近臣尚書六曹公則爰歷惟帝所使勿紓勿棘抑抑威儀謹謐自將三命滋恭禔身允臧帝思舊勞懋綸是悼書而納棺祝史具告有崇者原御碣嶙峋公安斯藏以利後人

榮祿大夫吏部右侍郎加尚書銜恭定吳公墓誌銘 代于文襄公作

今皇帝與官者事董正六典愼詰邦禁圖惟其人時則
有若海豐吳公以持法明允受
上知遇由諸生奮庸汔位常伯折民輸孚壹切倚辦而
公亦祇力不懈以廸播彝教
天子嘉其宜畀任負渥前後居是職者莫與比公既
上章乞身歸會
天子東巡謁見
行在所
詔特以尚書寵公比告薨於家訃聞

上益悼愴祭葬如制下有司議謚謚曰恭定越明年其
孤垣壇等將奉公柩葬於邑東之
賜塋而先期來謁銘初公之在朝廷予數相見聞就與
語樂其人溫溫然而垣壇又先後出予門因稔公事履
甚悉追其歿也曾以職事視外制草得推明
天子所以寵嘉公之意以褒顯其世今辱垣壇之請不
可以辭乃按公所自撰次年譜刪掇而銘之曰公諱紹
詩字二南其先自遷安徙海豐有以進士起家官山西
布政司河東道參議諱自肅者公祖考也贈刑部侍郎

諱彖默者公考也代有令聞紹開厥緒公始補博士弟
子號高才生會
世宗憲皇帝詔中外舉所知各一人公世父黃梅知縣
彖寬上公名班見於廷公奏對稱
上旨得試吏刑部授七品小京官改督捕主事再遷江
蘇司郎中除知甘肅鞏昌府四歲餘擢西安督糧道爲
總督劾免家居久之
上南巡公迎道旁有
詔問公能官狀公對以實

天子察其誣起貴州糧驛道再

命按察雲南移甘肅即其省進布政使以內憂歸旣免

喪入覲留爲刑部右侍郎匝月復拜兵部侍郎巡撫江

西

召入爲尙書自刑部遷禮部未上以歲祲奏緩漕事失

期掛吏議奪職居京師數月

上終欲嚮用公乃還公刑部一歲中以郎中復爲侍郎

而公子壇官江蘇布政使方用才略顯進

上乃特擢壇刑部右侍郎而遷公吏部父子相代佐司

冠搢紳以爲榮
慈寗萬壽以齒偕廷臣爲九老
賜杖遊香山圖形禁中公年七十餘精決如少壯觀者
咸歎羨不可及而公尋以老疾引年
優詔報許且以公諸子官京師去來聽自便蓋異數也
公行內修其於親事生嚴喪死哀篤愛兄弟無間爲人
寬厚長者平常妥言徐視而居官嶄絕有守嶷嶷然必
得其當出事
天子四十有六年縮職以十數所至輒有聲績在鞏昌

爲興書院數親臨之以進諸生樸俗以化歲旱之種發俸鏹買牛子民耕秋則大熟在西安脩富平渠紬豪右專利者沃溉數百頃其在雲南甘肅求利害廢置所宜除建甚衆不赫然爲名而滲人肌膚至深比去乃益思頌之以至持節江西宣

上德意數賑被水百姓劑其羸乏屯租浮額白弛其征視所安便不苟同異其他設施功利大率類此蓋公於小者無所不盡意而決疑平法以愼於獄則尤其生平卓卓大者惟天下亦以此稱之先是公祖少參郎由刑

部郎顯公早從黃梅君習吏事析律傾服老輩黃梅君知其才以是內舉公及歷刑部久益精練絕人考定新舊法式具爲規條梳櫛細密可長用起曹屬迄卿貳謹敏終始如一而諸子更迭爲刑官亦皆受公教能其職昔周公告蘇公以式敬由獄其後世爲周司寇聲施至今嗚呼如公者其庶幾近之矣公享年七十八薨於乾隆四十一年十月十七日配夫人王氏婦道純備先公一年卒子二長垣壬申舉人掌浙江道監察御史兼吏部文選司事次壇辛巳進士前刑部右侍郎今官江蘇

司郎中出爲公從父中書瑛後孫二之承庚寅舉人中書職銜垣出之勷國子監生壇出孫女六垣出者一壇出者五曾孫五承出者四勷出者一婚嫁聘字皆名族

銘曰粹然吳公慶詒前武德孚行聞以御帝所舉不失親自其躬與綵達章式莫之與朋翺翔曹郎遂建旌節內外隨施挹而不竭蹶也孰起天子毗之往也孰諧邦刑司之哲獄哀鰥其澤世究拜命於廷父前子後帝眷耆碩恩禮始終謂將百齡何命不融有煒

褒綸納書告第豐碑螭首以風具位佳城墨食原高水淸我作銘詩用昭厥聲

重建慈庱庵碑記 代常州太守金蒔庭作

古者大司農以睦婣任卹教於鄉州閭黨既設之條目甚具而又厚爲終制立墓大夫冢人以掌之俾民咸克遂其養生送死之志而無所餘憾故其時風俗樸茂譪然恩誼相接而不至以道路視其鄉人後世族葬之法廢俗偷媮薄民之以衣食走它州者死而無人肂瘞則委其骨於榛莽而爲之鄉里者曾不知死亡急難之義

或且掉臂以去之凡民有喪匍匐捄之況于同閈共井之人乎此仁人君子所爲憫歎也常州郭西之懷南廂有菴曰慈度乃嶽之人行買及僑室是州者所建以貯客死者之櫬資其返葬而瘞其不能歸者其事蓋獨爲近古自明季吳君德曉始剏爲之入

國朝屢拓其址寓櫬有屋掩骼有墖宅魄有冢廪僧有田規制浸以恢大乾隆壬寅主者守視弗謹庵燬於火嶽人以有舉不可廢也將葺而新之會予自臺中出守常州閭有斯役因斥俸金爲諸鄉人倡輸者相屬財給

用充庀材度工尅日興作中構佛廬嚴潔靚深而闢其左爲紫陽書院以祀徽國文公前堂後寢翬如邃如秀民來遊可以弦誦右故有閣奉文昌關帝像設崇煥他若僧居客次庖湢井圃畢有其所復增築攢舍若干楹别男女以厝其柩條緯周悉視舊有加衆樂其工之鉅而斂於成礱石以記請夫人當朝夕相保孰無吉凶同患之情講之不篤而行之不力終則益怠以淪遂至於無所底畔獨新安之俗姓聚而族處勸生而好禮歲時膢臘則有事於祖以合其宗人千年之隧松楸不翦蓋

其素也向無佻鍥涼薄之習以揺於其中故其散而之四方猶能各以賙卹爲隱有如茲巷之敦善樂義閲久而滋勤者余既嘉鄉之人不失夫先民淳厚之遺而益願繼自今善守其法無有弛墜故於其丏文也爲次敘古義以貽之令來者有所儆勸而與起蓋非獨私我鄉人亦庸以告常之父老子弟勸共勉於古之道焉是役也經始於乾隆某年某月訖工於某年某月共糜白金若干兩董事諸君協力經紀王君某率先倡舉爲功尤多例得備書

寶奎堂集卷十二

孫男成沅謹重刊

寶奎堂集